



卷六十六

酒譜

竹譜

續竹譜

卷六十七

卷六十七

孫子談圃

驃國梁頭

卷六十八

釋常談

平泉山居記

詩論

國史異纂

說郭卷之六十六

酒譜 一

宋竇革 字子野

酒之源

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說有三其一曰儀狄始作酒其禹同時又曰堯酒千鍾則酒始作於堯禹之時也其二曰神農本草著酒之性味皇帝內經亦然酒之作也其與天地並矣予以謂是三者皆不足以考據而多其聲說夫儀狄之名不見於經而獨出於世本非信書也其言曰儀狄始作酒繆以變五味少康始作秋酒其後趙邠卿之徒遂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絕旨酒而疎儀狄曰後世其有以酒敗國者乎夫禹之勤儉固嘗惡旨

酒而樂謙言附之以前之曰云則贅矣或者又曰非儀狄也杜康也魏武帝樂府亦曰何以消憂惟有杜康予謂杜名本出於劉累在商為豕韋氏武帝封之枚傳國至杜伯為宣王所誅子孫奪晉遂以杜為氏者士會其後也或者康以善釀得名於世乎是未可知也謂酒始作康果非也堯酒千鍾其言本出於孔叢子蓋委巷之說孔文舉遂徵之以責曹公固已不取矣本草雖傳自炎帝氏亦有近世之物始附見者觀其辨藥所生出皆以二漢郡國名其地則知不必皆炎帝之書也內經言天地生育五材休王人之壽夭擊焉信三墳之書也然考其文章知卒成是書者六國秦漢之際也故言酒不可據以為炎帝之始

造也酒三星在女御之則後世為天官者或考焉予謂星麗乎天雖自混元之判則有此然事作乎下而應乎上推其驗於某星此隨世之變而著之也如宦者墳墓孤矢河鼓皆太古所無而天有是星推之可以知其類然則酒果誰始乎予謂智者作之天下作之後世循之而莫能廢古聖人不絕人之所同好用於郊廟享燕以為禮之常亦安知其始於誰乎古者食必祭先食飲必酒先祭亦未嘗言者為誰茲可見矣夏書述大禹之戒歌詞曰酣酒嗜味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夏書所記當時之事孟子所言追道在昔之事聖賢之書言可信者無先於此雖然酒未必於此始造也若斷以必然之論則誕謾而無取

信於世矣

酒之名二

春秋運斗樞曰酒之言乳也所以柔身扶老也許真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一日造也吉凶所造起釋名曰酒酉也釀之曲米酉泮而成也其味美亦言踈踏也能否強皆相踈持也予謂古之所以名是物以聲相命取別而已猶今方言在各殊形之於又則其字曰滋味必皆有意謂也舉吳楚之音而語於齊人不知能者十有八九妄者欲探古名物造聲之意以示傳聞則予笑之矣

說文曰餘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澤汁酒也封三重酒也醕薄酒也醕者酒也昔人謂酒為歡伯其義易見秋蓋其可愛無貴賤賢不肖華夏夷戎兵共甘而樂之故其稱謂亦廣造作為之釀赤曰醞賣之為沽者當肆之曰壚釀之再者曰醜盪酒之曰釀酒之酒曰醜醜白酒曰醜厚酒曰醜甚白曰醜相飲曰醜相強曰浮飲盡曰醜使酒曰醜甚亂曰醜飲而面赤曰醜病酒曰醒主人進酒於客曰酬客酌主人酌酌而無酬酌曰醜合錢其飲曰醜賜民共飲曰醜不醉而怒曰醜美酒曰醜其言廣博不可殫舉

周官酒正掌酒之政令辨五釐三酒之名一名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醕齊五曰沈齊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蓋此當時後薄之差而經無其說傳註悉度而解之未必得其真故曰其言也畧

西京雜記有漂玉酒而不着其說枚乘賦云尊盈漂玉之酒爵獻南漿之醪云梁人作落簾酒名金漿不釋漂玉之義然此賦亦非乘之辭後人假附之耳

輿地志云材人若取下水以釀而酒美故世傳若下酒張協作也命云制州烏程豫章竹葉烏於九州屬揚州而言荊州未詳西漢尤重上尊酒以賜近臣注云糯米為上尊稷為中尊粟為下尊顏籀曰此說非是酒以醇醴乃命上中下之名非因米也稷粟同物而分為二大繆矣抱朴子所謂玄凶醇酒也

皮曰休詩云朝明有酒充君信播酒三瓶寄夜船播酒江外酒名亦見沈約文集

張籍詩云釀酒愛乾和即今人不入水酒也并汾間以為貴品名之曰乾酢音詐酒

宋之問云尊溢宜城酒笙裁曲沃匏宜城在襄陽古之羅國也酒之名最古于今不廢唐人言酒之美者有郢之富水營陽土窟當春石凍春劒南燒春河東乾和蒲東桃博嶺南靈漢傳國官城九醞潯陽溢水京城西市腔蝦蟆陵其事見國史譜又有浮蟻播花諸美酒雜見於傳記者甚衆

詩云有酒醕我無酒沽我而孔子不食沽酒者蓋孔子當亂世恐姦偽之害已故疑而不食也

韓非子云宋人沽酒懸幟甚高酒市有旗始見於此或謂之帘近世文士有賦之者中有驚策之詞云無小無大一尺之布可縱或素或青十室之邑必見古之善飲者多至石餘由唐以來遂無其人蓋自隋室更制度量而斗石倍大尔

紂為長夜之飲而失其日間於百官皆莫知聞於其子其子曰國君而失其日曰國其危矣國人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矣辭以酒而不知

魏正始中鄭公敞避暑歷城之北林取大蓮葉置硯格上貯酒

三升以簪通其柄屋頸如象鼻傳翕之名為碧筒事見酉陽雜俎

晉阮藉每以百錢掛杖頭遇店即酣飲

山簡在荆襄每飲於習家池人歌曰人暮醉歸倒著白接籬接籬巾也

楊雄嗜酒而貧好事者或酒飲之

陶潛貧而嗜酒人亦多就飲之既醉而去曾不恠情嘗以九日無酒獨於花中徘徊俄見白衣人乃王弘遣人送酒也遂盡醉而返

魏氏春秋云阮籍以步兵營人善釀厨多美酒求為兵步校厨

唐人無功以美酒之故友為大樂承最為冗職自無功居之後
遂為清流

北齊李元忠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每言寧無食不可
無醉

今日元人飲屠蘇酒云可以辟瘟氣亦曰藍尾酒或以年高最
後飲之故有尾之義尔

王莽以臘日獻椒酒於平帝其屠蘇之漸乎

元魏大武賜崔浩漂醪十斛

唐武宗賜李絳醪醱桑落唐之上尊也良醞令掌供之漢高祖
為布衣時常從王媪武負貫酒酒之稱始見於此西漢以來臘

月飲椒酒云辟惡其詳見呂氏月令

天漢三年初推酒酤元始五年官賣四升四錢酒價始此任昉
嘗謂劉杳曰酒有千日當時虛言杳曰桂陽程卿有千日酒飲
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乃自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檢之
而信又嘗有人遺昉搗酒者劉杳為辨其振字之誤搗音陣木
名其汁可以為酒

春秋說題詞曰為酒據陰乃動水陰也黍陽也先漬麴而投水
是陽得陰而沸乃成

淮南子云酒感東方木水風之氣而成其言荒忽不足考信故
不悉載

楚詞云奠桂酒兮椒漿然則古之造酒皆以椒桂呂氏春秋云
孟冬命有司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心潔水泉必香陶器必
良火齊必得萬用六物無或差忒大禹監之

唐薄白公以尸小飲薄酒

五代時張白故逸嘗題崔氏酒爐云武陵城裏崔家酒地上應
無天上有西遊道士飲一斗醉卧白雲深洞口自是沽者愈衆
卞彬喜飲歡一歡勺抗皮為肴

陶潛為彭澤令公田皆黍酒熟以頭上葛布漉之唐陽城為諫
議每俸入度其經用之餘盡送酒家

西京雜記漢人采菊花并頰葉釀之以黍米至來年九月九日
熟而就飲謂之菊花酒

酒之功四

勾踐思刷會稽之恥欲士恥之效死力得酒則流之於江與之
同醉

秦穆公代晉及河將勞師而醪惟一鍾蹇叔勸之曰雖一米可
投之於河而釀也乃投之河三軍皆醉孔奉云趙之走卒東遊
其主非危酒無以辨之事史記及漢書皆不載惟見於楚漢春
秋王莽時瑯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為小吏犯微令枉殺之母家
素豐財乃多釀酒少年來沽必倍售之終歲多不取其直久而
家稍乏諸少年議償之母泣曰所以厚諸君以令不道枉殺吾

子托君復仇耳豈望報少年義之相與聚誅今後其衆入赤眉
晉時荆公厨有齊中酒廳事酒猥酒優劣三品劉私作牧始命
合為一不得分別人服其平

河東人則白墮善釀六月以甕酒曝於日中經旬味不動而愈
香美使人久醉朝士千里相醜號曰鶴觸亦名騎驢酒永熙中
青州刺史毛洪賓嘗酒之蕃路逢盜劫之皆醉因執之乃名擒
姦酒時人語日不畏張弓拔劍惟思白墮春醪見洛陽伽藍記

温克五

禮云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
油油以退

揚子雲曰侍坐於君子有酒則觀祀

于定國飲酒一石治獄益精明歷代有簫寵出世說

廬植

馬融

傅元

出傳子世

馮跋

劉京

學道年二百九十

魏舒

劉藻

皆飲酒一石而不亂

晉何充善飲而温克

魏邴原別傳曰原舊能飲酒自行役八九年間酒不向口至陳
番則帥韓子助穎川則親陳仲子涿郡則親盧子幹臨歸友以
原不飲酒會米玉肉送原原日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繼
之耳今當遠別因見既餞可一飲乎於是飲酒終日不醉

鄭玄別傳曰李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叅考異同時與盧子幹

相善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玄餞之會三百人皆離席捧觴
度玄所飲三百餘盃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孔融好飲而能文
常云座上賓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患矣

裴均在襄陽合燕有裴弘秦後至責之謝曰頭赦罪而取在席
之器滿酌而納其器合坐壯之又有一銀海受酒一斗飲一爵
而抱銀海以去均以為必腐脅而使覘之見紗帽箕踞秤銀器
至二百兩

李白每大飲為文未嘗差誤與醒者語無不屈服人目為醉聖
樂天在河南自稱為醉尹皮日休稱醉日士

開元中天下康樂自招應縣至都門官道之左右當路人號為
歌馬孟亦古人嚮尊之義也

文王元寶富而好施每大雪自坊口掃雪立於坊前迎賓就家
其酒曰暖寒

梁謝諫不妄交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
當明月

宋沈文季為吳興太守飲酒五斗妻王亦飲一斗九日對飲視
事不廢

五代之亂干弋日尋而鄭雲叟隱於華山與羅隱終日怡然對
飲有酒詩二十章好事繪為圖以相耽遺

亂德六

小說云紂為糟丘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池可運舟冲虛
經云子產之兄日穆其室聚酒十鍾積曲成封糟漿之氣逆於
人鼻方荒於酒不足世道之安危也

史記紂及齊威王晉書王道子秦符生王悅皆為長夜飲楚恭
王與晉師戰于鄘而敗方將復戰召大司馬子反謀之子反飲
酒醉而不能見王嘆曰天敗我也乃班師而戮子反

鄭良宵為窟室而晝夜飲酒鄭人殺之

三輔洪錄漢武帝自以功大更廣秦之酒池肉樹以賜羗胡而
酒可浮

魏志徐邈字景山為尚書郎時禁酒邈私飲至沉醉趙達問以

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醉
客為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此醉言尔

三十國春秋曰元孚為散騎常侍終日酣縱嘗以金貂換酒為
有司所彈

裴楷別傳曰石崇與楷孫綽宴酣而綽慢耶過度崇欲表之楷
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而責人正禮乎

宋孔顛使酒杖氣彌日不醒僚類之間多函陵忽漢末政在奄
宦有獻西涼州蒲菊酒十斛於張讓者立拜涼州刺史

元魏時汝南王悅無懌父為元義所殺悅畧無復讐之意復以
桑落酒遺義遂拜侍中

韓子云齊桓公醉而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因謂發倉廩
賑窮三日民歌曰公何不更遺冠乎

晉阮咸每與宗人共集以大盆盛酒不用杯勺圍坐相間更飲
有群豕未飲其酒咸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晉文公欲為武帝求婚於阮籍醉不得言者六十日乃止胡毋
輔之寺方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異日光逸將排戶入守者不
聽逸乃脫衣露頂於狗竇中叫輔之遽呼入飲不捨晝長

唐進士劉過劉參郭保衡王仲張道隱每春選妓三五人乘犢
小車裸袒園中叫笑自名曰顛飲

元魏時崔儷每醉八日

三國時鄭泉願得美酒滿一百斛船甘脆置兩頭及復設飲之
憊即往吹散膳酒有斗膳減即益之將終謂同志曰必葬我於
陶廬百年化為土或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晉

晉人周顛過江積年恒日飲酒惟三日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畢卓為吏部比舍郎釀酒熟盜飲

劉伶嘗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

誠失

周書酒誥曰文王誥教小玉有正事無彞酒

晉輅別傳曰諸葛景與輅別誠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
然不可保寧當節之輅曰酒不可盡吾欲持才以憑何患之有

也

晉祖台之與王荊州書願君屏爵弃卮焚壘毀榼強儀狄於羽
山放杜康於三危古人擊重離別有贈言僕之與君其能已乎
宋書曰王悅秦從弟也詔為天門太守悅恃酒輒醉及醒則儼
然端肅秦謂曰酒雖願性亦所傷生

蕭子顯齊書戒榮緒東莞人也以酒亂言常為戒也悅晉元帝
過江猶飲酒王茂與弘帝文書流涕諫帝許之即酌杯一從是
遂斷

梁興曰刘韶字士平原人也年二十便斷酒肉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諸魯君舉觴魯君曰昔者帝令
儀狄作酒而美之進於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甘酒曰
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
周官萍氏掌幾酒謂之萍古無其說按本草說水萍之功云能
勝酒名之意其取於此乎

陶侃飲酒必自制其量有往勸飲飲而量已滿人或以為言侃
曰少時常以酒失亡親見納故不敢益量耳桓公與管仲飲掘
新月而柴為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尊觴三行管仲趨
出公怒曰寡人齋戒以飲仲父以為脫於罪矣對曰吾聞湛於
樂者治於憂厚味者薄於行是以走出公拜送之

又云桓公飲大夫酒管仲後至奉觴以飲之管仲棄半酒公曰

札手曰臣聞酒入舌出刑言失曰弃身臣計弃身不如弃酒公大笑曰仲父訖坐

北夢瑣言陸展於夷陵有士子入謂因命之飲曰天性不飲展曰已減半矣言當寡過也

肖齊劉玄明政事為天下最或問政術答曰作縣令但食一升飲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長孫登好賓客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飲笑論古今或繼以大第恐客去畜異饌以留之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醉而自矜優真曰昔紂飲酒七日七夜不醉君勉之則及矣襄子曰吾幾亡矣對曰紂遇周武所以

亡今天下盡紂何遽亡然亦危矣

釋氏之教尤以酒為戒故四分律云飲酒有十過失一顏色惡二少力三眼不明四見真相五壞由業資生六增疾病七益闍訟惡名流布九智慧減少十身壞命終墮諸惡道

韓詩外傳飲之禮既而上坐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醜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閨門不出謂之酒君子可以宴可以醜不可以沈不可以酒之醜過切魏畧曰太祖禁酒人或私飲故更其辭以白酒為賢人清酒為聖人

典論云漢靈帝未有司酒酒斗直千金

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還成都以鷓鴣裘就人陽曰換酒與文

君為歡

宋明帝文章志云王枕美酒連日不醒自號上頓時人以大飲為上頓自悅始也

益部傳曰揚子拒妻劉秦漢真懿達礼子元宗醉歸舍劉十日不見諸弟謝過乃責之曰汝沈荒不敬自倡敗者何以師先諸弟

外篇下

神異八

張華有九醞酒每醉必令人傳云之嘗有故人来與共飲忘勅左右至明華寤視之腹已穿酒流床下事世出說

王子年十遺記張華為酒煮三薇以漬麴藥出西羌麴出北故以釀酒清美醇老久令人崔動若大醉不搖動使人肝腸爛俗謂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為長宵之樂兩說聲同而事異也崔豹古今云漢魏弘又闔鄉嗇夫夜宿一津逢故人回顧荒郊無酒可沽因以錢投水中尽夕酣暢因名沈釀川義寧初有十縣丞甚俊而文晚乃嗜酒日必數升病甚酒臭數里旬日卒張茂先博物志云古人有名玄石從酒山中酒家沽酒與之十日酒而妄語其節歸日尚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棺斂葬之酒家經十日忽悟而往告之發塚適醒齊人因乃之能為十日酒飲過一升醉卧十日有故人趙英飲之喻量而去其家破塚

出之尚有酒氣事出鬼神至恠錄

尸子曰赤縣洲者是為昆命之墟其壘而浮為蓬茅上生紅草食其一實醉三百年

王克論衡云須曼都好道去家三年而反曰仙人將我上天飲我流霞一杯數月不飢

道書謂露為天酒見東方朔神異經

荆尚列女傳曰安期先生與神女會于圓丘酣玄碧之酒石虎於大武殿起樓高四十丈上有銅龍腹空者數百斛須使胡人於樓下漱酒風至望之如霧名曰粘酒臺使以酒塵事見拾遺

記

魏賈琮有奴善別水嘗乘舟於黃河流以匏瓠接河涼水不過七八升經宿色如絳以釀酒名昆侖觴芳味妙曾以三十斛上

魏帝

李肇云鄭人以榮水釀酒近邑之水重於遠郊之水數倍堯登山山湧一泉如丸醞色如玉漿號曰醞泉

南岳夫人傳曰夫子說玉子喬瓊漿淥酒

十洲記曰瀛州有玉膏如酒名曰玉漿數升令人長生東方朔別傳云武帝幸甘泉當平阪道中有虫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朔曰此怪氣必秦獄積慶者得酒始解乃取出置酒中立消後以酒置屬車為此也

異域酒九

天竺國謂為酥

加力加
酉切

今此僧多云般若湯蓋更辭以避法禁

尔非釋典所出

古今注云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對與花其實大如五六升
匏空之盛水而成酒劉章曾得二鳥集賓設之可供二十人一
核終尽一核復成久置則苦味波斯國有三勒漿類酒謂瘞摩
勒毗梨勒也

訶陵國人以柳花柳子為酒飲之亦醉

大宛國多以蒲萄釀酒多者藏之萬石數十年不敗扶南傳曰
頓孫國有安石播取汁停盆中數日成美酒

真臘國人不飲酒比之淫惟與妻飲房中避尊長見房千里投
荒錄云南方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候陂水竭寘壺其中窰固
其上候女將嫁決水取之供客謂之女酒味絕美居常不可致
也

扶南有榆漿又有蔗又土瓜根酒色微赤

古有昆命湏名事見魯望詩

性味十

本草云酒味苦辛甘大熟有毒主行藥勢殺百邪惡氣注陶隱
居云大寒凝海惟海不冰明其性勢獨冠群物飲之令人神昏
躰弊是其毒也昔有三人晨犯霧露而行空腹者死食粥者病

飲酒者壯明酒禦寒邪過於穀氣矣酒雖能勝寒邪通和諸氣
苟過則成大疾傳曰惟酒可以忘憂無如病何
內經十八卷其間論後世人多伏促不及上言之壽則由今之
人以酒為漿以妄為常以醉入房其為害也如此凡酒炁獨勝
而穀炁劣脾不能化則發於四肢而為勢厥甚則為酒黃醉而
風入之則為漏風無所不至凡人醉而卧衾穰中必成癩醉而
飲茶必奔膀胱氣食多醜則成消中

皇甫松鄉日月記云松脂蠟百疾每糯米一斛松脂十四兩別
以糯米二升煮如粥稍冷著小麥麩一片半每片重二兩火
曝乾搗為末攪作酵五日以來候起辨炒飲米須薄之更以麩

二十片火焙乾作末用水六斗五升酵及麩末飯等一時攪和
入甕瓮煖和如常春冬四日秋夏三日三成
又云酒之酸者可變使甘酒半斗黑錫一斤炙令極熱投中半
日可去之矣

南使記虞琮有鯖鮓云可以醒酒而不著其造作之法魏文帝
詔曰且說蒲萄解酒宿醒淹露汁多除煩解熱善醉易醒
禮樂志云柘漿折朝醒言甘蔗汁治酒病也

開元遺事云興慶池南有草數叢葉紫而心莖有人大醉過之
酒態自後有醉者摘葉嗅之立醒故謂之醉醒草

五代史云李德裕平泉有醒酒石尤為珍物則踞之

飲器十一

上土汙尊而杯飲未有盃壺制也

漢書云舜祀宗廟用玉斝其飲器與然非事經見且未必以貯酒故予不敢述其事

周詩曰兕觥其觶

周王制一升曰爵二升曰斛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一斗曰壺別名有醖尊尊不一其號或曰小玉盃謂之琖又曰酒微濁曰醖俗書蓋由六

國以來多云製卮形製未詳

劉向說苑云魏文侯與大夫飲曰不盡者浮以大白漢書或謂

舉盞以白醇非也

豐杆在舉皆因器以為戒者見禮

漢世多以鴟夷貯酒揚雄為之贊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人盛酒人復借沽常為國器託于屬車

南方有蝦頭盃蓋海中巨蝦其頭甲可為杯也

十洲記云用穆王時有盃曰常滿

自晉以來酒器又多云鎗

音士耕力

故南史有銀酒鎗鎗或作鎗陳

暄好飲自云何水曹眼不識盃鎗吾口不離瓢杓李白云舒州杓力士鎗比史記孟信與老人飲以鉄鎗温酒然鎗者本温酒器也

通以為蒸飪之具云

宋何熙隱於武丘山竟陵王子陵遺以稽叔夜之孟徐景山之
酒館

松陵唱和集有嬰水孟詩蓋木節為之

老杜詩曰醉到終山同卧竹根蓋以竹根為孟也見江淹集

唐人尤尚蓮子孟白公詩中屢稱之

樂天又云榼木來方馮蒙茶到始煎

李太白有山尊詩云尊成山岳勢材是棟梁餘

今世豪飲多以焦葉梨花相強未知出於誰氏

阿陵國以鱉魚殼為酒尊事見松陵唱和詩云合用對江螺

唐韓文公贈崔斯立詩云我有双飲盃其銀得朱提黃金塗物

象雕鐫妙工種乃今千里綜公麼微螽斯猶能爭明月攝掉出

泖泖野草花葉細不辨蕢藁菴綿綿相糝結狀以環城障四隅

夫容樹耀艷皆倚倚云云蓋皆有興喻故歷言其狀如此今好

事者多索其文作之名為韓孟

未提者殊時

西蜀有酒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為梧桐實成花堅可酌實

大如盃味如葢菴香美土人持酒來藤下摘花酌酒取實消酒

國人實之不傳中土事見張騫出關志

酒令十二

詩雅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又云既立之盥或佐之史然則飲

之立監史也所以已亂而備酒禍也後世因之有酒令焉
魏文侯飲酒使公乘不仁焉為尚政其酒令之漸歛漢初始聞
朱虛侯以軍法行酒

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後世浮波踈泉之始也

唐柳子厚有序飲一篇始見其以酒沂遲駸為罰爵之差皆酒
令之變又有藏鈎之戲或云起於鈎弋夫人有國色而手拳武
帝自拔之乃伸後人慕之而為此戲白公詩云徐動碧芽壽又
云轉花移酒海今之世酒令其類尤多有捕醉仙者為寓人轉
之以指席者有流盃者有捻數者有密書一字使誦詩句以抵
之者不可彈名者五代文章史肇之燕有手勢令此皆富貴逸

居之所宜若幽人賢士既無絲竹金石之玩惟嘯咏文史可以
助歡故曰聞徵雅令強經史醉听新吟勝管弦文公亦云令徵
前事為觴咏新詩送古畧志其美而近者於左孟嘗門下三千
客大有同人湟水渡頭十萬年未濟小畜

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李耳指李對為姓生而知之
江革隔江見魯班板櫓李圓裏喚蔡釋釋策

折字為反切者

矢引矧

欠金欽

名字相反切者

干謹字巨引

戶珍字道真

孫程字稚卿

古人名姓點畫絕省者

字文士及

尔朱天光

子州交父 公文文伯 王子比干 王士平

呂太乙 王子中 王太比 江子一

干方 小已 方干 王元

丁乂 江乙 文丘 卜式

王丘

字畫之繁者 蘇繼顏 謝靈運 韓麒麟

李繼鸞 邊歸讓 藥廩 鱗鱗

蕭鸞

音聲同者

高教曹 田延年 劉幽求

字畫類者 甲甲 李李

臺字去告增點成室 居字去古增點成戶

火炎昆用 山出器車 土圭封國

百金之士千萬 五刑之屬三千

蕩蕩乎民無能名 欣欣焉人樂其性

公子牟身在江湖心遊魏闕 鄭子貢耕於岩石名

動京師

前後倒戈以北 長者伏羲而南

運天德以君世 散皇明而燭幽

今人多以文句首末二字相繼謂子粘頭續尾字嘗有客云維

其時矣自謂文句必無矣字居首者欲以見寬予吞矣焉也者矣焉也者決辭也出柳子厚文遂浮今至以太白

白公東南行云鞍馬呼教住頭盤喝遣輸長駟波卷白連擲米成盧注云頭盤卷曰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法未詳蓋元白一時之事耳

國史譜稱鄭弘慶始制平素精者曰字令未詳其法

酒之文十三

醉鄉記云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其土墻無涯無丘陵陔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湛靜無憂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

鳥獸魚鱉雜處不知有無車器械之用昔皇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杳然喪天下以為浩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焉千種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礼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弃甲子而逃莫臻其鄉失路而道大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勝其糟丘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幸不見醉鄉武皇得志於世乃立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運幽屬迄於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矣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十數人等並遊於醉鄉沒身返死壘其壤中國以為酒仙公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

華胥氏之國乎其何浮寂也如是余將遊焉故為之記

酒德頌云

清和先生傳云清和先生者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人出於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弃咸居於野遂為田民晉成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稷有神農氏之後利其資率其後姓倖于田而歸倔強不降者與降而不釋甲者皆為城旦春賴公孫杵臼仁愛審其輕重不舛碎身族之陳倉與麥民谷隣居其輕者獨為白粲與鬼薪杵臼而逃于淳西泉河內又移其曲沃使曲沃之民悉化為曲沃之地近於甘石之邑也故先生之先必甘為氏始居於曹受封於荆及長噐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初醒籍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柳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遊詩歌曲引徃徃稱道之至於牛童馬走及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美之以是名游徵於天下天子一旦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美其醇正可以鎮澆薄之徒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自郊廟燕享祭祀之禮先生無不首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卮子善上皆禮之每召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為疑或為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浴栝檟先生既見遇寵子孫文庶出為郡國二千石者徃徃而是矜伐過實多自旌其門以致過客甚喜自標致如此其著最而實

世學子樓

不忝其名者如中山宣城若下盪浦諸甘皆良子弟也惟一族居魯者不肖薄於行而無醞籍卒致齊秦構怨而圍趙邯鄲其圖余千里之鄉百人之聚皆有先生之族悉喜賓客所居冠蓋如雲號呶出入晝夜無節交易之族所在委積由是上疑其濁小人乘其間徑以賄入欲以逢上意一日上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對曰臣聞如市臣心如水上嘆曰清和先生今乃信為清和矣益厚過之由是士大夫復從先生遊鄉黨朋友之會咸曰無甘公而不樂既至則一座盡傾莫不注楫挹然其過事多不能自持必待人斟酌而後行常自稱曰沽之哉沽之哉是也或召之不擇貴賤至於挈瓶之智斗筭之量虛心來求者從之如流

布衣寒士一與之遇温於挾纊衣紹綈兵於河朔使人召先生先生子鄭康成俱至是時盛夏康成與先生高論竟日坐客踈然不覺威暑之功肌先生與人遊多隨其情能解人憂憤發其膽氣所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怪者邪王公卿士如灌夫既布極形李景倫之徒至子先生遊而得罪者不可勝性不喜釋氏而僧之後愛慕其道往往竊與先生處至於學道隱居之士多托先生以自晦而與先生相得甚懽者至於破家敗產而不悔以是禮法之是疾之如讎如丞相朱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嘗與先生語又以其行既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藥子始以詐得終以詐敗矣久之諫大夫

谷永上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臣輔之躰久置左右慮以慮聞
廢事 由是上亦疎之會徐邈稱先生為聖人上大怒遂作邈
而命有司以光祿大夫 使先生就封於荆非宗廟祭祀未嘗
召見先生遂終於所封而任於群國其後皆為盛族先生有四
子曰瓢曰醜曰醜皆醇厚過於其久遠甚諸孫十以數稍
稍薄德父風替矣初先生既失寵其交游多謝絕惟更掾尚書
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篤好日融嘗上書極言先生之
無罪上益怒融由此亦得罪而伯倫又為之頌頌與書世多有
故不著今摭其行事之要者著于篇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諸書亦衆矣而未有至公之論也譽

之者美過其情毀之者惡溢其真若先生之激發壯氣解釋憂
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妄其劣不亦薰然慈仁君子之致欤孔子
稱有始有卒其惟聖人至於久而多變此中人所同何獨致譏
於先生予幸得以即從上祀冰陰還過於甘慨然想先生之風
聲而恨不及見也乃為之傳以俟後世君子得以覽觀使不獨
蒙惡聲焉

酒之詩十四

予行天下幾太半見酒之若薄者無新塗以是獨醒者弥歲因
堯庫余閑記境旧聞以為此譜以覽之以自適亦猶孫公想天
台而賦之韓吏部記畫之比也然傳有云圖西施毛嬙而觀之

不若醜妾可立御於前覽者無嘆焉甲子六月既望日在衡陽
沃公竇子野題

竹譜一子

植物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中空外直不同節日

或茂沙水或挺岩陸萌苞夏多春鮮根幹將枯花獲仍縣竹

花實有年便枯死也獲竹實也音福符以六十復亦六年竹六十年一易根易根

復生六卜年鐘龍之美實此昆侖負丘帝竹一節為缸巨細已

聞形名未傳桂者高四五丈者二圍潤節大美桂實二族同族

異涼棘竹駢深一櫟為林如推較節如束斜夷人以筵竹城是

任棘竹生交枝節皆有刺彼以種以為成萃不可改志云種為藩落阻路過層墻者萬種異物是也一名筵竹也

单体灵長多生有育单竹夷人取其竹灰着種苦實積名甘亦

允目苦竹有白有紫甘似筵而茂合似藤其節却曲生多卧土

立則依木長或尋狀若相續質雖含文須膏乃禱弓竹山東

有文膏土大約之乃見厥族之中蘇床持奇修幹中節大葉繁枝凌群獨

秀翦茸紛披蘇麻長數丈大如履篔簹射筒林於桃枝長與纖

葉清肥薄皮千百相亂洪纖有差相絲既戮厥土惟醒三烟斯

沮尋竹乃生昀尤世遠畧狀傳名禹殺共工相絲膏流為水其

筋竹為子称別海表種仍其幹狀觸實中與筵相類於用寡宜

為笋殊味狀觸生東都百葉參差生自南重傷人則死醫莫能

治亦曰筵竹處毒如斯百葉竹一枝百葉筵竹夷人以刺虎豹

當與由衙厥体俱洪園或累尺當實衙空南越之居梁柱是供

二竹皆大竹已土人用為梁柱當竹安成以南有之衙竹生交州

竹之堪扶莫向

於筇磔不九状若人功豈必蜀壤亦產餘功日一枯老名實

懸同

張騫傳云於大厦見之出身壽國始成筇杖終丹問日雋冊古身壽國也

狗竹有毛出

諸東裔物類衆說于何不許

狗竹半生節間有毛

會稽之箭東南之美古

人加之因以命矢

尔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也

又有族類爰挺嶧陽懸

根百仞踈幹風霜簫笙之選有聲四方質清氣亮衆管莫純

此藤

竹也笙賦所謂鄒魯又有汶陽之何篠

浮竹亞節虛軟厚大臨溪覆潦栖雲蔭木

洪筍之肥可旨畜

浮竹其笋來出時取以甜糟藏之南人甚重古我亦旨畜可以禦冬是也

續竹譜一多

蜀王有状若垂鈎俗絲竹也

毛竹生武夷山李義山詩云安得流霞酒一盃空中蕭鼓當時

回武夷洞裡毛生竹老盡玄孫不更求

方竹生嶺外大者如巾筒小者如界方

瑞竹合歡發地尺餘分為兩竿

沙摩竹生桂嶺一人只可擎一竿欲種則鋤其苗載二尺許訂

入土不踰月而生根葉期年長芽筍不三載而為林篔竹葉踈

而大一節相去五六尺南人取嫩竹皮細破槌漫之識而為布

蕙竹皮生有文可為錯子錯甲利勝於鐵若鈇以漿洗之還復

快利 廣州記云古竹之竹徑而利削為刀割物如切草

北戶錄云貞元中有盜戶犯禁

迹于羅浮山深入第十三嶺

南越志云本即有羅山忽海上有水浮來相合是日羅浮山有五嶺

三十峯九百八十瀑泉咸中無出其右也

見巨竹千萬竿圍皆二丈餘有三十九

節節九二尺許迹者遂伐一竿破以為篋會赦遂挈以歸有人得此篋奇之獻之太守李復乃圍而記之今海南以竹為甌者屢見之矣皆羅浮之竹也

班竹世傳二妃將沉湘水望蒼梧而泣洒淚染竹成班黃竹穆

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氏謂之黃竹之歌

紫竹其莖如漆出青城峨眉山可作笙竽簫管

授竹蜀中多有之皮葉皆似授亦謂之桃竹

猶兒竹長沙有之下豐上細其尾其笋甚甘美大者重十餘斤

紅竹出峽刑宜都州縣飛魚口大者不過寸鮮明可顧凱之竹

語云南嶺實煩有毛竹管竹青皮行木竹鈞絲竹桃竹越王竹

越振生石上細狄高丈余以其青邑者用竹籌越王弃余集而生焉

刺竹即枝上有刺南人呼刺為刺邑州旧以為盛蠶蟹未侵意不能入即刺竹也

說郭卷第六十六

說郭卷第六十七

孫公談圃

三

宋劉延世

臨江人

紹聖之改元也嘗仕於元祐而貴顯者例皆竄貶湖南嶺表相望而醋趾惟閩郡獨孫公一人遷于臨汀四年夏五月單車而至屏居林谷幅中杖履往來乎精藍幽鄒之間其後避謗杜門不出日有可憐之意余時親守長汀縣與公同郡切從之遊聞其言皆可以為後法亦足以見公平生所存之大節於是退而萃之集為三卷命曰孫公談圃公貌奇持眉山孤聳望之凜然可畏元祐中居殿中為御史又為中書舍人危言讜論內外憚之已而忤時宰意以集賢院修撰守南都後遷奉士其謫官自

南都為歸州遂以散秩謫汀公在汀三年竟以疾終明年歲在庚辰天子嗣位盡復公旧職士大夫傷公之不及見也余奪公之知且久而公之語亦嘗屬余記為公之子皆幼而孤則其事久或不傳於是詳而述之庶幾不為負公者非特為談圃道也公諱昇字居茅高郵人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四日引

藝祖 生西京夾馬營營前有陳季寃聚生徒宣祖遣藝祖從之上微時尤嫉惡不容人過陳時時開諭後得趙季寃即管於汴第而后錄陳之舊召至門客然藝祖獨與趙計事而陳不與也陳橋之士上謂趙曰陳雖不與吾事亦當告而後行且屬其家事夜與趙過陳具道之臣大怒曰不可作族滅事遲明拂衣

而去居陳州材舍聚生徒如故迨太祖判南衙使人召之居無何有言開封之政皆出於陳藝祖怒問狀太宗懼遣之且以白金贈行陳婦半道盡為盜所掠陳材舍生徒日哀飢寒無與從之太宗即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大集其門館于駟舍一夕醉飽死趙季寃即是趙普陳忘其名崔伯易能道其詳屢欲作傳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太饗朝臣以致齊不及吊幕裨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告禮不可謂歌則不可哭也頤又論曰司馬諸孤不得受吊子瞻戲曰頤可謂煨糲皮裡叔孫通聞者咲之毀碑司馬溫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

石群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及碎忽作碑下而死
富人捨錢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有富
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
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數百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
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空遂

王德用世號黑王相公年十九從父討西域威名大振西人見
啼即呼黑大王來以惧之用在朝屢引年仁宗惜其去兩減年
一日除樞密使孔道輔云狀類藝祖宅枕乾岡即出知隨州謝
表云狀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時人莫不多其
言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為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人或問
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
謹之釋然不啻於胸治獄多所全活者有見者豈其陰相歟
仁廟皇嗣未立群臣多言者獨韓魏公尤力一日殿上陳宗廟
大計上不得已領之遂降詔立濮邸車 駕還宮不食者再左
右問安否上垂涕曰汝不知我今日已有交代宮人有教妃將
入閣者曰何遽使他人為上曰是也韓琦已處置了復泣下晚
年每過其廟諱日群臣拜慰必聞上慟哭其声哀咽
巫山神女 廟其像坐帳中袂不可觀馮况李士之幼子美秀
如玉年十五隨况知夔州日戲于群圃必拍手呼輒褰帳見神

女目動歸時頭痛疾三日卒

高郵軍南橋東去河丈餘地有井庇以四柱屋父老相傳云葛洪女嘗汲此水練丹飛仙水故世號玉女井其東二十餘步即公之第宅公嘗言加祐中治聽屋得廢井甃砌完好泉清且甘按昌經即此為

玉女井也庇以四柱者里人妄為之尔

平泉山居記

唐李德裕

始經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望衡岳忠公每維丹青眺意有所感必凄然遐想屬在伊川嘗賦詩曰龍門南去尽伊原草樹人

烟自所存正是此州梨棗熟憂魂秋日到郊原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之西得龔處士隱淪空過處天室未避地遠遊靡為荒榛首陽孤岑尚有薇蕨山陽旧徑唯餘竹林吾乃剪荆棘驅狐兔如立班生之廬漸成度之宅又得江南瓊木奇石列庭際平素懷於此足矣吾常以為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於玄祖潛身於柱柱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邴曼容官不過三百石終无辱飛邈唯及矣越蠡激文子以肥遁番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焉范曄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矧吾於蔡元足之智處鴈有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查

無歸期。昔此林居貽厥後代。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吾百年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憩之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淒然流涕。汝曹何不慕之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無復志焉可也。

右平泉山居戒子孫記

余嘗覽賢相石泉公家藏書目。有園庭草木疏。則知先哲所尚。必有意為余二十年間。三守雁門。一蒞淮服。磨樹芳草。性之所耽。或致自同。致人或得於樵客。始則盈尺。今以豐尋。因感李詩者多識草木之名。為騷者必盡蓀荃之美。乃記所出山。山澤庶

資博聞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樹。稽山之海棠。榿。檜。溪之紅桂。厚朴。海嶠之香檉。水蘭。天目之青神。夙集。鍾山之月桂。青颺。揚梅。曲阿之仙桂。溫樹。金陵之株栢。藥荊。杜鵑。茆山之山桃。側栢。南燭。宜春之柳樹。紅豆山。櫻。藍田之栗梨。龍栢。其水物之美者。有白蘋洲之重臺蓮。芙蓉湖之白蓮。滌山東溪之芳蓀。復有日觀。震澤。巫嶺。羅浮。桂水。巖瑞。声阜。漏澤之石。在焉。其伊洛名園所有。今並不載。豈若潘賦開居。稱郁棣之藻。鹿陶。歸衡。宇嘉松菊之猶存。爰列嘉名。書之于右。

已未歲。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會稽之百葉木。芙蓉。嵩永嘉之紫桂。簇蝶。天台之海石楠。桂林之俱那衛。台嶺。第山。

八公山之怪石，巫巫巖，滂琅臺之水石，布於清渠之側，仙人跡，馬跡，鹿跡之石，列於佛榻之前，是歲又得鍾之同心，水芙蓉，剡中之真紅桂，稽山之四時杜鵑，相思紫，宛貞祠山茗，重臺，薔薇，黃蘗，東陽之杜桂，紫石楠，九華山藥，樹木，天蓼，青櫪，黃心，栳子，朱杉，龍骨，庚申歲復得宜春之筆，樹楠木，稚子，金荆，紅筆，密蒙，句粟，木作其藥，又得山姜，碧百合為

右山居
草堂記

國史異纂

齊吳均為文多慨慷，軍旅之意，梁武帝被圍臺城，朝廷問均外禦之計，均懼不知所啟，答云：「愚計速降。」為上計。梁常侍徐陵使於齊時，魏收有文，李比朝之秀錄其文集，以遺陵，命傳之江左。

陵還江而悅之，從者問陵曰：「吾與魏公藏拙也。」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未及求閣書之一字，無失。

太宗將致櫻桃於劄公

隋後封為劄公

稱奉則太尊言賜，又卑乃問虞

監曰：「昔梁帝遺齊巴陵王稱餉，從之。」

太宗嘗云：「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此行秘書也。

虞公之為祕書於省後堂，集群書中事為文用者，號為北堂書

抄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撥用手，今謂搯琵琶也。武后初稱用

恐人心不安，乃令人自奉供奉官，正員外郎多置裡行，拾遺補

闕御史等，至有車載斗量之咏。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裡行御

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駢入衡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
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共許之謂
駢曰今汝伎藝可知精神極缺何物駢畜敢於御史裡行衆羞
赧而止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
楊子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椎為假稱珎恠蓋不詳也
江寧縣前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
訝其古今猶在

驃國樂頌 一 手全

唐之盛天子宅位二十有三載輔臣司徒公鎮蜀十有七年驃
國王子獻其樂器躬摠樂工遠踰萬里至自於蜀司徒公中書
令南康王使使者護送于北闕下小臣感至化之光明殊勲懋
續昭炳繼詩人之為頌序曰聖朝擁神休合灵符化隋為唐邁
漢超周與唐虞比崇玄功不宰至理無朕聲教所洎動於無心
驃國王印度之種也其風声教義與中印度同觀雲風占星氣
知中國聖人聞中國聖教政乃踰越險異崎嶇國俗筋力利耗
形氣粹然仰感至仁瞻望唐德遂其中邈果達神都觀甘黍肅
莊虔動必中禮吹蠡擊鼓式舞且歌纓絡四垂珠璣繁芬既貴
而麋爛然可觀自漢已還有德所感文字或至声樂未聞伶其
声也函若竿籟靜如景風曲度迴簿將遠而近浮鞅相關徘徊
九域滌暢遐邃若翺若止猜烈展轉參差無窮時因回颺擁在

高閭北至和之音也其舜則周章宛翳順序卑迷若威鳳族奉
丹鶴群翔環合聚散將軒如止從度應節屈伸若飛風生幡幢
氛逸竿翦俯倭擎蹠前後有聲周流萬變蕭然兩卒長秋移袖
面約身於是綿駒陳左之徒慙口沮色不能進止此至敬之容
也初驃國王之奉國送之且訓其子曰聖唐恩澤完被八埏相
君勲德首於四海今布於外也欵我塞門猶懼邊吏抑而不達
非聖德之至何臻於此乎且夫溟渤之外沙石為閭卑濕沮如
澶漫冥昧經過昆侖或窮河源顛沛雪山陵竟玉門回繚阻陔
不知其近遠方造于蜀得非潛灵出替成國盛美大司徒勲代
焜耀高牒發揮細緡曷以覩斯樂識斯人上至於耳三展而閱
之賜與霽霈又付皮臣下太常附伶官肄樂常荐清廟設明堂
同萬國合八荒詔曰惟尔司徒臯敏敷五教在寬使遠人來格
公守边之勲也朕何德焉南康受命色如不容陛下岳天地之
仁仁覆九有驃國之獻有為而來西南微臣敢偷天功以奉彊
理眊然鯁生感居聖臣忠遠方來同遂作頌曰驃國之人來自
絕垠遠貫貢樂愉聖君明珠鄰彬彩眊縉紛娑娑盤跚繚繞送
巡南康異時貢于内庭的的軒軒有儀者声書于細網畫丹青
助祭執贄羅于庙庭南康之璜開扁洞閭忠賢群后勲加百蛮
惟昔之盛音声壺壺巴渝雜戲高祖勃起白狼之至漢明致理
獻詩作歌第彼功美豈若驃國來循萬里尽貢其音敢愛其子

詳其曲度潛應肖韶感我康時盛我清朝赴水湯湯入林蕭蕭
鏗鏘入音翦鬱繫條窮地尽理掩古錢今載和耳同旁感化沉
上調薰風合以虞琴詩頌奏仰王澤惟深

詩論一

宋釋普聞

老杜之詩備於衆體是為詩史近世所論東坡長於古韵豪逸
態度魯直長於律詩老健超邁荆公長於絕句間暇清癯其各
一家也然則荆公之詩覃深精思足亦今時之所尚也魯直曰
荆暮年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荆公送
和甫寄女子詩云荒烟涼雨助人悲淚染衣襟不自知除却春
風沙際綠一如送汝過江時拂去豪逸之氣屏蕩老健之節其

以意韵出清遠癯雅麗為德也

論曰詩家云鍊字莫若鍊句鍊句莫若鍊格高而本乎琢句句

高則格勝矣天下之詩莫出乎二句一日意句二日境句則易

咏意句難製境句人皆得之意句不得其妙者蓋不知其旨也

所以魯直荆公之詩出于筆流者其得意之妙也何則蓋意從

境中宣公所以此詩作荆公集中之眼者妙斯耳魯直寄黃從

善詩云我居北海居南海寄鴈傳書謝不能桃李春風一杯酒

江湖夜雨十年燈云初二句為破題第三第四為領聯大凡領

聯皆宣意对春風桃李但一盃而已想像無聊宴空為甚飄蓬

寒雨十年燈之下未見青雲得路之便其羈孤未過之嘆可見

矣其意句亦就境中宣出桃李春風江湖夜雨皆境也昧者不
知其謂境句謬矣陳去非詩云一官不辨作生涯幾見秋風卷
岸沙境也着幾見二字便成意句愚亦嘗法之送求僧行者云
仙林夜兩厭孤寂春風幾番沙草碧衣盂无計若為傳負春空
墜腰間石云云已上皆古人未嘗言之雖然其來亦有所自也陳
無已詩云枯松倒影半溪寒境數界沙鷗以手安境中帶意曾
買江南千本盃歸來一筆不中看意石屋詩云八峯春到了双
澗雨暗初境小室鈎簾坐境中帶意人間無盃圖意樂商謂奪胎治
者石屋之詩見之然其境句不勝耳又詩亡名千金欲買吳州
畫今向吳州畫裏行意小雨半收蒲葉冷漁人歸去釣舡橫境

此亦有摸之自出也愚亦效顰曰水濶天長鴈影孤眠沙鷗鷺
倚橫蘆半收小雨西風冷境梨杖將相入畫圖意又曰十里沙
堤水滿湖着霜蘆葦未全枯曉來細雨藏鷗鷺何處人見有畫
圖大九垣識境意明白觀見古人千載之妙其猶視諸掌

說郭卷第六十七

說郭卷第六十七

常談五勇

全抄

宋多名氏

投

天世

入武謂之投筆漢班超字仲叔家貧傭書以自給乃擲筆於地曰大丈夫當效張騫傳介子立功於

異域以取封侯万里之外安能久事筆硯乎大將軍

狄康用超為行軍司馬討西域有功封為定遠侯

好宅謂之甲第者首也漢書平恩侯許伯入新宅蓋

寬饒訪之入門仰視而歎曰富貴每常如此甲第所

閱甚多忽即易主

好酒謂之醇醪吳書程援常以氣凌周瑜未嘗有愠

色承奉愈謹程據自慙遂投分於瑜曰與公謹為友
如飲醇醪不覓自醉

襍侯

見事遲謂之襍侯史記范雎自魏隨使王稽入秦在
路逢秦相襍侯雎不欲見之乃匿於王稽車中襍侯
問王稽曰莫載魏人來否每益於事虛乱人國耳稽
曰吾人遂去范雎謂王稽曰適來偷見襍侯耳此人
見事遲向來所問疑車中有人忘却搜索雎乃下車
藏於草中襍侯行十里果回使人搜車不獲而去雎
至秦果代襍侯為秦相

右軍

鷺謂右軍晉書王羲之為右將軍善書時山陰道士
猷鵝求寫經得鵝欣然為寫入會稽孤姥有一鵝善
鳴右軍求之未得遂命駕與親知同詣觀之姥不察
其意遂烹鵝以待右軍軍知歎惜弥日

小冠
子夏

患目者謂之小冠子夏漢書杜欽杜鄴俱有大名於
時兩人皆字子夏欽眇一目被人呼育子夏欽惡以
育字為号自作一小冠戴之時皆呼小冠子夏
多語話謂之漢文帝幸上林苑虎鬪園問上林尉虎
園中事尉一詞不措有畜夫代言語無窮應答不滯
帝乃命與畜夫官張釋之諫曰不可畜夫利口捷給
陛下若與之官即使天下之人唯事口舌喋喋而已

帝遂納諫故周易云古人之詞寡躁人之詞多

泰山

丈人謂之太山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于泰山張說

為封禪使說女婿鄭縊本是九品官旧例封禪後三

公已下皆迂轉一階一級惟鄭縊是封禪使女婿驟

迁至五品兼賜緋服回大酺次玄宗見縊官位騰跳

怪而問之縊每詞以優人黃幡綽奏曰此乃泰山之

力也因此以丈人為泰山

渭陽

舅謂之渭陽左傳云秦康公之母即晉獻公之女也

康公送晉獻公之子文公至渭陽曰見我舅氏如母

存焉山以南面為陽水以北面為陽是康公送舅至

渭水之北曰渭陽也

宅相

外甥謂之宅相魏舒字陽元少孤是外家甯氏所養

甯氏起宅相者曰此宅合出貴甥魏舒聞之曰吾為

外家成此宅相也舒後位至晉卿果如宅相

玉潤

女婿為之玉潤晉樂廣字彥輔衆皆呼水清女婿衛

玠字叔宝世另為玉人故時為之語曰婦翁水清女

婿玉潤

東牀

女婿謂之東牀晉太尉開之曰東牀坦腹者佳婿也

訪問乃是羲之遂以女妻焉

尺布斗粟

兄弟不睦謂之有尺布斗粟之事漢文帝時淮南王

長卿文帝弟也謀不軌文帝不忍戮謫於蜀在道不食而死時人謠言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之追悔不及

參商

兄弟不和夫婦不睦皆謂之參商也左傳曰昔高辛

氏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沉居于曠林皆不相善

曰尋干戈以相討帝不迂閼伯于商丘主衣星迂實

沉于大夏主晉星唐人以晉參商星故謂之參商

張蓋

戴席帽謂之張蓋春秋後語曰商君問趙良曰吾相

秦如五殺大夫良曰五殺大夫相秦也勞不坐乘畧

不張蓋及其薨也童子不謹舂者不相杵君不如也

傾蓋

卸帽謂之傾蓋家語曰孔子之郊過程子於途傾蓋

而語終日甚悅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傾蓋

駐車者也

愛忘其醜

人有相善不顧其過謂之愛忘其醜呂氏春秋曰陳

有醜人名敦治龍眉權穎廣眼垂肩唇薄鼻昂皮膚

鄒黑陳侯悅之外使治國內使制身後楚兵圍國發

言拙僻楚遂大怒促兵伐陳三月而滅人有言曰敦

治貌陋足以駭人語拙足以喪國陳侯可謂愛忘其

醜

水竇

溝渠謂之水竇左傳曰葦門主竇之人而皆凌其上

又曰禮義者人情之水實可通流也

素領

項後白髮謂之素領漢馮唐白首為官素髮垂領

銅臭

將錢買官謂之銅臭後漢焦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
五百萬拜司徒烈名吝遂減乃問其子鈞曰外人議
我以為如何鈞對曰人尽嫌大夫銅臭烈怒奉杖擊
之鈞曰舜瞽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烈慙而止今以
富者亦曰銅臭也

躍馬
肉食

乘肥馬食珍味謂之躍馬肉食使託秦國蔡澤問善
相者唐奉曰聞君相李允百日内持国柄有諸乎奉
曰有之請相子如何唐奉視之曰君揭鼻尖唇黽項

蹙頸吾聞聖人不相待老生乎蔡澤知唐戲之乃曰君
更得四十二年矣蔡澤笑曰吾躍馬肉食更得四十
三年亦足矣後果代應侯為秦相長兄謂之元昆周
易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元則長也故論
語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註云昆則兄也非
長兄不得呼元昆也

義方

教子弟謂之義方之訓左傳曰石碯云臣聞愛子教
之以義方也

編絰

葛衫謂之絰絰當暑絰絰必表而出之注云單省葛
衫而出非禮也

挾纊

有錦衣謂之挾纊史記楚與齊戰楚既衆時值初寒

倒載

楚王撫慰將士甘言勉之三軍皆如挾纊不覺寒也
沉醉為倒載晉山簡字季倫為荊州時每出酣暢面
婦人歌曰山翁去何處來往高陽也

加籩

增添飯味謂之加籩左傳曰鄭伯享楚子加籩至矣
六品矣

狐假
虎威

託威權者謂之狐假虎威春秋後語曰楚莊王問江
乙曰寡人自以昭奚恤為相諸國不敢犯境豈非賢
相之力乎江乙對曰王曾聞狐假虎威乎王曰何謂
也對曰有虎捕得一狐欲啖之狐曰爾勿食我天帝

使我為百獸之長爾若食我是違天帝之命必不祥
矣爾不信當隨我行百獸見之爭不奔怕虎不知百
獸畏已將謂畏狐遂不敢食今大王有甲馬五千強
兵十萬諸國畏大王之威不敢犯境非畏昭奚恤也
王曰寡人知矣

周郎

士流會音樂謂之周郎吳志周瑜字公瑾妙於音律
每有筵宴所奏音樂小有誤失瑜必奉目瞪視時人
曰曲有誤周郎顧初孫權兄名策與周瑜同征夏侯
獲喬公二女策與瑜各納一人策謂瑜曰喬氏雖至
流離得吾二人採納可謂佳婿矣吳國因此呼瑜為

周郎也

蚌鷸相待兩人相招捨謂之蚌鷸相待史記趙欲伐燕蘇秦為燕說趙王曰臣今來時水中見一蚌出曝其腹有鷸鳥啄其肉而蚌合其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蚌鷸相持之際有漁父見併而之今燕趙相持為獎甚衆臣恐強秦有漁父之功願大王熟計之趙王乃止

排闥

推門為入之排闥漢書曰樊噲沛人也以屠酤為業後從高祖征伐有功高祖既定天下嘗卧疾於禁中不欲見人詔戶不令放群臣入噲乃排闥直日見高

流涕曰陛下與臣等豐沛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帝乃笑而起

鼓盆

喪妻謂之鼓盆莊周妻亡惠妻子往吊莊周不哭乃鼓盆而歌人問其故莊周曰哭且益益自損而已

負荆

人有過而謝罪謂之負荆史記秦昭王與趙王會渾池秦王謂趙王曰寡人聞王善絲桐桓聞之趙王乃為鼓盆琴秦王遂命史官書之趙將藺相如進秦王前曰寡君聞王善擊缶請擊之秦王不允相如按劍於前曰五步之內制在一夫大王豈可恃衆乎抽劍怒目欲刺秦王王驚怕乃為擊缶相如亦命史官書

之會散各歸本國趙王以相如為將軍廉頗嫉之曰
我有攻城野戰之勲相如徒有口舌之勞豈可位居
吾上若逢見又當之相如聞之出入道路迴車避之
相如却下諸史曰某等各辭親而仕居者君之高也
今廉頗與君同列而君畏之如此某等雖不肖各請
歸農相如曰吾尚不怕秦王豈怕廉頗乎秦所以不
敢加兵於趙者惟吾二人今若二虎相鬪勢不俱生
吾豈可弃國之急而行私怨乎廉頗聞之乃負荆詣
相如門謝曰頗言寡淺輕侮君子將軍私弘雅乃至
於斯遂與相如為刎頸之交與人相約應時而至謂

之巨卿之信後漢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為交眷別
京師春秋為期元伯至九月十五日殺雞炊黍以待
之母曰相去千里何以審的元伯曰巨卿信士必不
愆期言訖巨卿果至

足
鄧艾
疾

口吃謂之鄧艾之疾魏將鄧艾患吃晉文帝戲艾曰
每稱艾不知有幾艾艾荅曰假如孔子云鳳兮亦只
有一鳳耳

文過
飾非

有過不改但說詞理謂之文過飾非論語曰小人之
過必文又魯哀公問孔子曰弟子孰為好孝孔子對
曰有顏回者好孝不遷怒不二過即是不文過飾非

也或云須有過不至兩侖度然論語曰二字絕多惟
不二過字別何也二者副也周易云顏氏之子其庶
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大宛

馬謂之大宛漢書李廣為二師將軍領兵伐大宛因
得汗血馬武帝遂作天馬歌曰号馬為大宛也

芻粟

馬料謂之芻粟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躬自斬芻

爛粟以飼馬

彈鋏

譏諷主人覓食物謂之彈鋏史記馮驩在孟嘗門下
為客每給䟽食驩乃倚柱彈鋏而歌曰長鋏兮歸去
來食無魚孟嘗君知之乃依上客給以魚肉後果有

市義三次之功以報孟嘗君

傭書

受雇寫文書謂之傭書吳志闕澤字德閔會稽人好
學居貧為人傭書以自給抄寫統畢已誦在口後位

至侍中

蒲鞭

罪重而懲輕者謂之蒲鞭之耻漢書劉寬字文饒為
南陽太守吏有過以蒲鞭決責示其耻也

開東閣

接待賓客謂之開東閣漢公孫弘起客舍謂之東閣
招近賓士後為丞相封平津侯

東道

接待賓客謂之東道史記秦欲破鄭鄭國招謂秦王
曰若能捨鄭頭為東道之主有賓客往來可以救接

其不達者也

揚朱

泣於道路謂之揚朱之泣淮南子曰揚朱見岐路而

泣之曰何以南何以北高誘曰嗟其別易而會難也

七步之才

文章敏捷謂之七步之才陳思王召子建魏文帝親

弟也有天才文帝嫉之令作詩限七步內須成子建

詩曰萑苴燃萑萑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

太急

八斗之才

文章多謂之八斗之才謝灵運嘗曰天下才有一石

曹子建獨占八斗棧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膠柱鼓瑟

不見機而守旧規者謂之膠柱鼓瑟史記趙有各將

奢能用兵奢既死趙王憐之使其子括將兵拒秦蘭

相如諫曰大王以其父之能而用其子者如膠柱鼓

瑟耳括之用兵不及父者遠耳必敗大王之事王不

听為秦將曰白起者坑趙軍四十萬

鬱壘

桃符為之鬱壘于室續搜神記及應邵風俗通云東

海之事度朔山山有盤桃屈曲三千里枝間東北有

二鬼一名鬱壘一名神荼万鬼皆怕之今歲首立桃

符於門益此二形以辟鬼也

契惟之歎

馬死謂之契惟之歎礼記曰契惟不弃為埋馬也契

蓋不弃為埋狗也

雪東門
之耻

堅心報怨謂之雪東門之耻越王勾踐不納范蠡之
諫與兵伐吳果大敗於吳之東門越王以余兵五千
退保會稽遂焦心勞思置膽於坐卧之所出入嘗之
不忘其苦後果獲吳軍以雪東門之耻

折券

毀除文契謂之折券齊相孟嘗君受封邑於薛召門
客往薛徵租時有下客馮驩請行驢至薛召欠租者
悉至合其券既同詐稱孟嘗君令放欠租券焚其券
既歸孟嘗君訝其速問其故驢曰為君折券券市義
面歸何訝速也及後孟嘗君失意罷歸薛之父老皆
效迎壺漿塞路乃馮驩之致也

分謗

救人行非事謂之分謗昔韓馭子將欲斬人卻馭子
往救之至則已斬訖却馭子徇之曰吾為韓君分謗
也

弃儒

人有决意求官者謂之弃儒之志史記終君字子
云西遊入關關吏曰若還當合符儒君曰大丈夫西
遊終不徒還遂弃儒而度關後為謁者持節出關關
吏見之曰此前弃儒生也

伐柯

媒人謂之伐柯詩曰折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
之何匪媒不得

王濟
之僻

諳馬性謂之王濟之僻晉王濟乘馬渡水馬不肯濟

渡曰必是惜錦連乾今之紫擔是也合解去之馬乃
過水杜預謂晉帝曰王濟有馬僻和嶠有錢僻帝問
曰卿有何僻臣有傳僻

潤屋 家富謂之潤屋魯子曰德潤於身富潤於屋

修容 重梳裏謂之修容漢馬黎字叔平為人矜嚴好修容
儀動作可觀

鬚髮
皓齒

女人髮黑齒白謂之鬚髮皓齒漢武帝幸平陽公主
宅見歌者鬚髮皓齒悅而問之主曰姓衛字子夫帝
遂納之即令升車從帝入宮後冊為皇后

鮮粧
怕服

婦人施粉黛花鈿着好衣服謂之鮮粧怕服李夫人

別傳曰夫人久病武帝親往問之夫人面墻而卧都
不迴顧默然不語帝垂泣而去延年已下責夫人曰
帝既再三顧問合轉面一見帝囑託骨肉何乃畧不
迴顧夫人曰我以色事帝今旦色衰愛移人情自古
如此今卧疾日久形狀枯槁若將衰貌見人又何益
於骨肉乎我今不迴顧者我若不起此疾帝必追思
我鮮粧怕服之時是深囑託也

么麼

身小謂之么麼春秋語曰齊相孟嘗君入秦秦王屈
之不放歸本國君乃逃去至函谷關關狹未門秦法
候鷄鳴關方開孟嘗君有門客詐作鷄鳴關乃開遂

得出關往至趙趙之人聞孟嘗君至觀者如堵及見
乃曰向未聞孟嘗君之名將謂是魁梧之士此乃么
麼丈夫耳孟嘗君聞之大怒手刃三十余人遂歸本
國史記作妙小丈夫

持兩端

事有未決臨時看勢謂之持兩端史記魏陵君之姨
嫁趙平原君為夫人秦發兵圍平原遂遣使告信陵
君今求魏王救之魏君欲救趙又恐秦國強大不救
又與趙有骨肉之情遂遣晉鄙領兵五千於趙交境
屯駐名為救趙實持兩端平原之間大怒遣使責信
陵乃用把關之士侯嬴計竊虎符領屠者朱亥同
往晉鄙軍前令朱亥袖三十斤鉄槌殺晉鄙信陵
矯詔自領軍救趙遂得解圍

色莊 面嚴毅謂之色莊論語曰君子色莊者乎

屣步 不乘鞍馬謂之屣鞋也蔡邕雅重王繁屣步逃之

七筭 匙筭謂之七筭蜀志先生劉備從曹操歸許昌操回
從容次謂先生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
徒不足數也先主食次不覓七筭墮地盖怕曹操此
語恐相害也

握髮吐餐

不倦接賓客謂之握髮吐餐史記周公輔政七年其
子伯禽驕慢公議之曰吾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

王之叔於天下可謂貴矣俛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
餐以接賓客恐遭人怨恐遺天下賢士汝慎勿驕慢
於四方

掛冠

休官謂之掛冠西漢馮萌字子康見王莽篡逆乃曰
不去禍將及身遂解冠掛於城東門而去

陶朱公

能持生富貴者謂之陶朱公昔范蠡為越臣助越王
滅吳有功遂拜蠡為上相蠡曰大名之下難可久居
乃乘扁舟泛五湖自号鴟夷子耕於海畔父于持生
買產千萬齊王聞之乃拜為相蠡歎曰居家即置千
金拜官位至卿相此乃布衣而極矣久受尊榮恐後

不祥解相印尽散家財知己者及懷其宝貨行止于
陶以為此地是天下之中交易有当之通路於是自
号陶朱公復父子畊畜候時轉物居与何又生計号
為法自斃者諸謂之商君史記秦孝公懸榜通衢招
問君

四方賢士共理秦國有衛人公孫鞅因宦者景監得
見孝公說以霸道孝公大悅遂立嚴條秦國法令大
行人尽勇於公戰而怯於私聞遂封鞅鞍於商於号
為商君後孝公太子犯法不申施行遂黜其太子傳
公子虔秦之太臣皆以法令不便尽怒商君數年之
後孝公崩惠王立奉國欲害商君商君乃逃去至西

谷關閔吏不知是商君遂止之曰商君之法多符驗者坐之商君乃歎曰為法自斃一至於此

智囊

患瘰者謂之知囊史記秦樛里子瘰而多智時人号為智時囊又杜預亦有瘰也

寘董

下毒芋謂之寘董史記秦獻公後納嬖姬為后姬讚其前太子申生於公曰妾夢申生之母從公求食公遂令申生往其陵祭之途曰姬讚寘董於酒食中申生欲上公所祭酒食姬曰妾聞食從外來先須試之公以酒酌地地墳大以肉食丈丈死公怒遂殺申生病重不可醫謂之膏育晉悼公染疾醫療不痊乃遣

膏育

使入秦召芻醫至而悼公夢二童子相謂曰秦醫若至我芋必傷一童子曰我居膏下子居膏上其柰我何及醫至謂公曰此病在膏育之中藥弭不能到針灸不能及非臣所能醫也悼公曰真良醫果如夢中之言

過惡
揚善

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謂之過惡揚善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也

孤矢

弓箭謂之孤矢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孤矢之利以威天下

姜維
之膽

人大膽謂之姜維之膽蜀志姜維字伯約膽大如斗

強項

不伏跪拜謂之強項後漢書云董宣字少平為洛陽令胡陽公主家僮白日殺人宣領佐吏於洛陽門持之告公主出大怒還宮訴於光武光武欲殺宣宣曰陛下令公主縱奴殺良人何以理國遂以頭觸殿階血流被面帝令小黃門引宣謝公主宣拒之令按其頭至地宣竟不伏遂封宣為強項侯

便便之腹

人肚大謂之便便之腹後漢邊詔字孝先肚大以教授為業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昼眠孝先聞而答之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昼眠思經義夢與周公言論寐與孔子通理弟子嘲

師出何典記

手談

着棋謂之手談遇真傳云昔有樵人入終南山採薪忽見一石室中二老人碁樵人迷路問碁者曰此是何處碁者不應樵者拱立多時候局又問之老人曰向來吾方手談不假對汝乃指樵人出路樵人得出遂告於居人人驚異乃領樵人入山尋訪攀蘿引蔓無處不到已矣失其所

步履
蹈跚

患脚謂之步履蹈跚春秋時平原君趙勝有愛妾登樓見一跛臂者於下蹈跚而行妾見之大笑變者指其門謂平原曰某不幸有足疾君家美人咲某請君

斬其頭平原曰許人而終不斬門下諸客聞之稍稍
而去有一客請君曰君許臂者斬美之而終不斬是
君無信於衆也原君遂斬其妾以謝之諸客再至
杖謂之擯楚禮記曰擯楚一物收其威也

塞翁失馬

禍福相隨謂之塞上翁失馬淮南子云塞上翁者好
道者家有走馬入胡地鄰人皆歎其失馬翁曰未必
為禍居數日其馬引胡虜駿馬同歸鄰人又皆賀之
翁曰未又為福既得駿馬翁之子墮馬折臂鄰人又
來借問翁曰未必為禍居一年胡虜天下丁壯者皆
控弦而戰翁之子以折臂得免

投輕

留客飲晏謂之投轄昔陳遵飲酒賓客滿座尽取客
之車投於井中

壘耻

子投行之疑

飲酒次酒尽謂之壘耻禮記曰瓶之罄矣壘之耻矣
清慎之士被人謔毀謂之彘投行之疑魯人有與魯

曾參同姓名者殺人而參母方織有人來告其母曰

曾參殺人母曰參不殺人俄頃有人來告其母曰曾

參殺人母亦不信如此三度其母乃驚疑投杼出門

而望復有人來其母問之吞曰殺人者非母之子也

登徒子

男子好色謂之登徒子宋玉曰登徒子真好色者也

婦人有蓬頭垢面豸耳露齒者皆淫之

不速之容

比筵晏有不待命而自来者謂之不速之容周易曰

樵悴

人有失意瘦惡謂之樵悴春秋云屈原事楚懷王為

三閭大夫為佞臣蘄尚所謔王乃流放之原蓬遊於

江潭行吟澤畔形容樵悴有漁夫見而問之曰子非

三閭大夫何以至此原曰奉世皆濁惟我獨清眾人

皆醉惟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

故能與世推移奉世皆濁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眾

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啜其醪原曰吾聞新沐者必

拭其冠新浴者必振其衣孰能以身察察受物之汶

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江魚之腹遂投汨羅而死楚人

以原五日死以竹筒貯米投水中祭之復有人逢之

於長沙自稱是三閭大夫每蒙楚之筒粽見祭常為

蛟竜所奪但以五色絲縛之蛟竜所畏多能奪也

淡雲之癖

愛咲謂之淡雲之癖者陸機見司空張華華曰賢弟

何不来機曰舍弟有咲疾不敢不先陳之張奉鬚偏

遂以錦囊盛中之雲見果大咲華終不怪又嘗縑上

多鹽

女人醜陋謂之多鹽齊有醜女号多鹽秃頭深目埳

胃隆腰肥項少髮皮膚如漆年四十嫁不售乃自奔

于於齊宣王王畜於漸臺左右見之皆掩口而笑對
宣王至漸臺身塗撫膺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
怪而問之奏曰大王西有秦衛之患南有強楚之讎
外有二國之難內有好臣之衆衆賢不附王嗣未立
此一急也漸臺巍巍飾以金玉萬民疲極此二急也
矣者居林山放詭者進於左右此三急也耽酒淫酒
以夜繼晷女乐倡優縱逸多度此四急也宣王乃停
漸臺廢女樂退詭佞進忠直遂冊身塗為后自此齊
國号為中興

擢髮
之罪

罪犯深者謂之擢髮之罪魏大夫須賈請范雎於魏

王王使人歐睢折齒拉助致於廁中睢求守廁者免
死後遂改姓名稱張祿入秦為相領賈克使王秦范
睢貴於賈賈對曰某有湯獲之誅屏於胡貊之地睢
問曰汝罪有幾何賈曰擢公之髮不足贖其罪

伐善

凡人自衒其能謂之伐善論語曰石多伐善多施勞

盤庚

五迁謂之盤庚尚書盤庚云庚帝五迁其國

杖頭

百錢謂之杖頭晉沅修字宣子嘗以百錢掛杖頭至
酒家獨飲醉暢而歸

上巳日

三月三日謂之上巳漢書禮記志三月三日流復禊
飲酒於東流自魏但以三月三日不記上巳日也

落帽三晨重陽謂之落帽之晨晉孟嘉為桓公叅軍温甚重之
重陽會飲於鳧山嘉後至忽風起吹落帽而嘉不覺
温誠左右勿言以觀奉止也

喪明

子死為之喪明之戊禮記曰子夏死其子而喪其明
曾子弔而問曰吾嘗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
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汝罪一也
喪汝親使人來有門焉汝罪二也汝子死而自喪其
明汝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

倨傲

見人謂之倨傲漢鄴食其謁高祖方使二婢洗足次
令引食其入食其既入見高祖乃長揖而不拜問高

祖曰大王欲助秦乎為復破秦若擬破秦豈可居傲
見長者耶

微瑕

人有小過謂之微瑕史記曰趙國得卞和之璧王聞
之使人至請以十五城遂與群臣選擇有氣度為送
璧使者闕官繆矣奉繭相如何可為使者相如既受
命賈璧入秦獻與秦王王得璧之後唯與宮嬪傳玩
全多酬城之意相如乃詐云璧有微瑕請指示大王
於是相如曰趙獲卞和之璧大王時發使許以十五
城易之趙王不敢拒命遣臣賈璧至此大王受璧之
後曾子刈城之意相如遂睥睨柱礙曰大王若乃見

逼臣請頭璧俱碎秦王恐損至宝遂令旦歸館驛相
如乃密遣使者懷璧歸趙後乃請昇鑊之誅秦王恐
絕二國之好亦不如罪

亶亶

事有相續謂之亶亶者莫善乎著龜故天生神物至
人則之亶亶即事相續不絕也

以已
方人

人自所好而指與他人同者謂之以已方人謂已以
身比方他人也論語云子貢方人子曰賜也矣乎哉
夫我則不暇今人多云以已方人也

絕纓

夜飲以忽作滅謂之絕纓楚莊王與群臣夜飲吹燭
滅有一人起牽美人衣美人告王曰有人牽妾衣已

已絕得其纓矣王曰飲人以酒而責人以禮吾不為
也遂令左右盡絕其纓然後經燭及楚王與晉戰軍
圍楚鮫里楚將有一人登鋒冒刃用命交戰遂解晉
圍楚王疑而問之對曰臣是昔日絕纓士也

哀王孫

見貧士與錢及食謂之哀王孫漢書韓信淮陰人也
年少家貧嘗至下邳鉤魚有漂母哀之將歸家致食
因止信數十日信漂母曰異日必厚報荅母曰吾哀
王孫而進食豈亡汝報也

掃門

凡欲求事先施功力謂之掃門漢書魏勃欲見齊相
曾參多人相導勃每日早來平明即生參之門掃淨

街路參怪而潛門之乃魏勃也引而問之荅曰且見丞相於是為之通達參遂納之擢為舍人

俯拾地芥

能修志業欲求身事謂之如俯拾地芥漢書夏侯勝字張公常云男子所患不明一經經術既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

遺細君

從外將物歸與妻謂之歸遺細君細君即妻也漢書帝曰社日賜東方朔肉大官不在朔乃自抽所佩劍列肉將歸太官遂錄奏帝帝令朔自責朔曰拔劍列肉一何壯也列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也義帝咲曰卿自貴乃自獎也

達於未萌

知未來事謂之達於未萌春秋語云趙武灵王欲衣胡服公子成以不便奏之王問服之義公子成對曰愚者昧於成事智者達於未萌遂不納公子成之言即日胡服

何日指轄

問人何日遂行謂之何日指轄詩曰中車指轄行在何日

鴻鵠之志

人雖居貧而志大者謂之有鴻鵠之志史記陳勝字涉少時家貧為人傭耕忽謂同耕者曰他日富貴不忘涉傳同耕者朕曰貧寒如此焉有富貴勝曰燕鵲豈知鴻鵠之志哉後果先起於劉項舉大軍為楚王

掛劍之義

心許人物而不更移者謂之掛劍之義史記吳季札
吳王最小子也王使禮聘於晉帶寶劍以自衛比過
徐君念札之劍雖不形言札心已側札以遠使未達
必私許之及札回徐君已死乃以劍掛墓樹而去
忠信獲罪為事尽忠反招疑忌者謂之忠信獲罪史記蘇秦自
奔歸燕國人毀之於燕王曰蘇秦左右賣國反覆
臣也王遂弃而不用蘇秦謂燕王曰王聞有忠信獲
罪者乎王曰何也秦曰昔有人遠宦者妻通於外人
及夫還其妻致毒芽於酒中使一妾進之妾曰酒有
毒害之則罪於母不言又傷於主父是以佯仆覆酒

於地主父不察乃治其妾燕王稍悟

燕下新婚者謂之燕尔詩曰燕尔新婚

于飛夫妻同行謂之于飛詩曰鳳凰于飛

目眚其咎公然為事自致其禍謂之自投其咎周易曰不克訟
歸遁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趙達

筋謂之趙達吳國人也善將一筋而笑与不徵應吳
國興亡之事並中有笑又嘗過故人之家故人曰慙
与酒肉相待達乃將一筋再三縱橫擲之謂故人曰
君床頭有一罌酒北壁上懸一猪脚何与酒肉之有
故人咲曰知君善笑故相試耳乃出酒肉以延之

失飪

飲食過熱謂之失飪論語曰臭惡不食失飪不食

醞籍

人有溫柔雅律謂之風流醞籍書廣德如此

大出

雪謂之六出草木之花皆謂之五出唯雪花有六出

二毛

髮半白謂之二毛昔潘安仁年三十二歲髮已二毛

馳騫

驅馳求名利謂之馳騫

風馬牛

人事不相干不相接謂之風馬牛

難編

難謂之難編天子以錦擁其耳不听人過

負規

指教謂之負規方矩

龔瞽

不嚮好事為之龔瞽

敗於

事敗成却不成謂之敗於事成

靡惡

不為

不善之事並為之謂之靡惡不為

自媒

自称已善謂之自媒

厚誣

枉人為非謂之厚誣史記吾雖小人不可厚誣君子

